

心/香/一/瓣

闲日浮生即一年



艾晓林

这是一个漫长而又酷热的夏天，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，我又迎来生命中的新一年。过去的一年，是我人生中很特别的一年。我就像一匹奔驰的老马，停下奋疾的蹄，没有缰绳的羁绊，在原野上信步，度过悠悠的时光。

在浮世铅华中安静下来，在凡事俗务中沉淀下来，回望一路走来路。在清茶袅袅的香气中，仿佛看见最真实的自己；在叩问灵魂的自省中，仿佛听见最诚挚的自语。甚至在某一刻，似乎幡然醒悟：呵，生命、生活、人生，原来应该是这样。

于是，放下沉重的心事，就像放下沉重的行囊，身心变得如此轻快。也终于明白：曾经那么多视为重要的物事，竟然应该举重若轻；那么多为之挥洒如雨的汗水，竟然应该飘若彩云；那么多梦绕魂牵的情愫，竟然应该潺潺如清溪流水……从此，不再留恋曾经的自豪和荣耀，不再嫉恨曾经的委屈和不满。我不再牵挂那些不再属于我的人，更不对无关的人事品头论足。

渐渐爱上购买一些喜欢的茶具，习惯泡上一壶喜爱的香茗，静静地观赏茶叶的沉浮，观赏琥珀色的茶汤在杯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，然后，在口中回甘滋润。最喜欢约上三五好友，围炉煮茶，或者拉拉家常、谈谈家事，或者什么也不说，就这样一口一口地喝着茶，滋滋的饮茶声和丝丝茶香在屋子里萦回。我知道，喧嚣和热闹不再是我的，盛宴中的酒酣耳热也不再是我的。我也明白，往后余生，一定要和感到愉快的人交往。要身心愉快地生活，而不是给自己的日子添堵。

日子就这样悠闲地过着。每天，不再有逼着自己做的事情，也不再非要在规定的时间做完的事情。这样的时光，也许还很漫长，也许已经很短。我不知道余生还有多长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有病魔缠身。已经见过了太多的生离死别，经历了太多的不虞之祸，我心里开始做好了“把今天当做生命中最后一天”的准备，虽然还没有到“可生可死”的境界，但已经是不再忌讳谈论疾病生死的年纪。在这些无拘无束的时间里，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，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和幸福的事情，是再惬意不过的了。

在这耳顺之年，也许，我已难再心潮澎湃，万事似乎都如云淡风轻。但是，来之不易的生命本来很短，来过这个世界，是上苍赋予生命的恩赐。我们是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，也会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世界。尽管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渺小，如同蝼蚁一样微不足道，但我们在世上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，都是有独特价值的存在。一个人的生命不期而来，忽然而逝，只是一个短暂的过程。走过匆匆的人生旅程，蓦然回首，总会发现还有很多遗憾，还有很多应该做的事没有做好，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还没有来得及做。我已渐悟生命的真谛，深谙生命中的每一天，都应该过得充实而有价值。每个人都有对生活的理解，有自己的生活定义。有诗云：“春有春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我只需要珍惜每一个平凡的日子，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好，每一天就不会虚度。

泰戈尔曾说：“当你为错过太阳而流泪时，你也将错过群星。”茫茫人海中，我们总要与一些人不期而遇，无论爱恨情仇，每一次相遇都是一种缘分。善待每一次遇见，善待每次遇见的每一个人。每个人都只能陪你一程，这一程无论长短，都是一个因果。在生命的旅程中，我也许也有很多错过。我相信，错过的仿佛眼前一闪而过的风景，前方也一定会有最美的风景。在一个清风送爽的月夜，让我牵着你的手，合着《请跟我来》的旋律翩翩起舞。

已是深夜，窗外空气中仍弥漫着逼人的暑气，草丛中蟋蟀一声声鸣叫，空调声在屋子里轰轰作响。

我仿佛听见六十一年前嘉陵三村那个小巷中，划破七月清晨的那一声啼哭，仿佛看见圣灯山下土墙屋前石坝上那个仰望夏夜星空做梦的少年。我脑海中呈现出那个笨路蓝缕、蹒跚前行的身影，以及像诗行一样的履痕。

已是闲暇度日，我本芸芸众生中的一粒微尘，过好每一个闲日，过好每一年，浮生便如云水，生命之树长青，春常在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时光针脚(外一首)



蒋兴明

它的脚应该很小
很好看
走路的声音应该很轻
不容易听见

如果你恰好听见了
它的脚步声
那是一枚针
刺中了夜晚的灯芯

太阳雨
你看的是雨上的太阳
我看的是太阳下的雨

直到我们
四目相对

你说也看到了太阳下的雨
我说也看到了雨上的太阳

(作者单位: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)

生/活/随/笔

吃辣



唐御伦

我是重庆人，但吃辣却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。辣是一种疼痛感，没谁一开始就喜欢。我吃辣是因为家里每道菜或多或少都有辣椒，没得选。真正认可辣椒，还得追述到孩提时候和那一钵辣椒春皮蛋。在园子里采摘一把颜色淡绿的嫩辣椒洗净，铁锅烧辣，不须放油直接下辣椒煸炒，待外皮略微焦糊后撒几颗食盐出锅。刚出锅的烧椒和皮蛋一起放入春钵捣碎，此时辣椒的焦香正好、清香本味未失，再与捣碎皮蛋的风味充分糅合，微辣与淡碱相得益彰。母亲见我喜欢这道菜，在辣椒嫩的时候便时不时做一回，我也成为了春辣椒的“专家”。

天气变热，辣椒也开始红了。红辣椒洗净晾干浸泡菜坛子是农村常见的做法，酸辣也成了家常菜最常见的味道。母亲是普通的农村妇女，没学过厨，做菜全靠摸索和直觉。而我家的菜谱里，只要有辣味的菜必有泡椒。其中，一道叫“碎米肉”的菜我格外喜欢。做法很简单：肥瘦搭配的肉剁碎儿，泡豇豆切颗，泡辣椒切碎米大小，锅中放少量菜油烧热，下肉末煸炒，几滴酱油上色，泡豇豆、泡辣椒碎下锅翻炒，待泡豇豆水汽稍干飘出香气即可出锅。我小时候挑食，但有这菜可以多吃一碗饭。

盛夏刚过，辣椒就要过季了。地里的辣椒开始成片的红，必须趁着天气好把辣椒采摘回来晒干。过几个大太阳，只轻轻一晃辣椒籽哗哗作响、轻轻一搓就稀碎的时候，便可以了。

一部分干辣椒装袋作为平日做菜的辣味储备，一部分则做成辣椒面。剪掉辣椒把儿，放进石碓窝，再用一张纱布盖一下，这样舂干辣椒不会飞得到处都是。油辣子是辣椒面的升华，红彤彤的辣椒面用滚菜油一酥便成了。我也是年纪稍大才发现，凉菜必须要撒一撮辣椒面或是来一勺油辣子才算有了灵魂。

干辣椒是辣椒千变万化的起点，离开家则是我痕迹辣味世界的起点。2001年，我到梁平读高中。彼时县城的火锅店只有寥寥几家，价格也不便宜，我等穷学生自然无福消受。同学们聚餐常去一家名叫“米饭香”的饭店。那家店的招牌菜是毛血旺，麻辣鲜香，特别是临上桌前淋的那一大勺滚油，将大把辣椒壳子和花椒的香味激得整个饭店都是香喷喷的。火锅的辣和毛血旺不太一样，毛血旺重香不重辣，火锅却是香辣并重。火锅汤底我建议选微辣，在红油汤底的翻滚中辣椒和各种香料的香味还会不断激发。

辣椒在重庆的发展具有一定地域性，换一个地方则会生出新的造化。十几年的部队工作经历，恰巧让我有了博览群“辣”的机会。部队里，大家来自五湖四海，天南地北的辣椒菜式也在这里碰了头，小炒肉、辣子鸡、尖椒兔、辣炒血鸭、辣椒饼、剁椒鱼头、虎皮青椒、生拌青椒等等，难以尽数。其中，贡献最大的可能是湖南人。青椒洗净余开水晒干便做成了白辣椒，放坛子里腌制保存，想吃时抓一把炒猪肉、炒腊肉、煮鱼、炖红烧肉都可以。青红朝天椒剁碎放小玻璃罐，再撒上少许盐，封盖放阴凉处，一两天后，轻微发酵消去了辣椒的生味又未发酸，辣而不燥，一口剁椒一口饭正好。

如今每次回家，母亲仍会把我曾经爱吃的菜做上几道，比如辣椒春皮蛋、碎米肉、尖椒回锅肉等。菜微微辣，总让我想起小时候，一边享受母亲的慈爱呵护，一边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世界的新奇。

(作者供职于重庆市总工会)

风/过/耳

等待秋凉

张跃

夏日炎炎，清凉就成了人们的向往。开空调造凉，入清流吸凉，进山里避暑，坐晚树下纳凉，只要能得一丝凉意，大家都会趋之若鹜。立秋了，处暑了，白露了……大家掰着指头，每过一个时令，都要轻轻吆喝一声，热切地盼望着这夏热的过去，期盼着秋凉的到来。

的确，经历了炎炎夏热，这份秋凉就格外惹人珍爱。但历来大多数人们都是悲秋和惧秋，他们只看到了秋的萧瑟和杀伐，只注重了视觉和听觉，却忽略对凉的这份触觉。欧阳修怕秋声，写《秋声赋》抒其哀。他给秋声定调为“悲哉”，说它是“凄凄切切，呼号奋发”，说它“摧败零落”，使“草拂之而色变，木遭之而叶脱”。秋在他心里、耳里，是多么可惨可惧！杜甫贫困交加时，觉得“八月秋高”之风是在“怒号”，因为它在“卷我屋上三重茅”，认定了秋只会欺老凌弱！马致远眼眸里的秋是“枯藤老树昏鸦”，因而感觉到的只能是这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无限凄凉了。靠触觉来体味秋，辛弃疾要算难得的一个。他直赞说“却道天凉好个秋”。他之所以称“好”个秋，是说秋好就是因为有这份舒爽的“天凉”。

“天凉”是秋的标志。开空调造凉，只是生凉于一室，室外依旧热火朝天；入清流吸凉，只能是得凉于一身，身外照样热气腾腾；入深山避暑，只是处凉于一隅，这一隅之外还是炎天暑热。只有秋来这“天凉”，才能算是“太平世界，环球同此凉热”呢。

俗话说“一场风雨一层凉”，秋雨来了，潇潇洒洒，淅淅沥沥的，驱走了炎热，送来了凉意，让人浑身舒坦。多美、多惬意呀！李清照说“门前风景雨来佳”，我想，她说的该是秋雨吧，以她的细腻，是触觉到了这份入心贴肺的秋凉的。用一“佳”字来概括秋凉、秋雨之美妙，真是贴切之至。潇潇秋雨中，山光和水色收了燥气，渐透出成熟的冷凉稳重来。绿茶一杯，对窗对门，遍体凉意，满室茶香。或坐品听雨，或立饮看山，听着这雨声，感受这凉意，人也舒坦地沉静下来，……此天凉之妙也。

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白露到时，早晚越加凉爽。挂在天上的月儿，贴在天边的云彩处，分明的透出凉意，柔媚了许多。虽身处故乡，但看这月、这云彩，格外地亲切、凉爽和美丽。陪父母散步，和爱人遛弯，随朋友散走，在这凉月下、凉夜里，感受这“天凉”的自然之赐，引发人生无限美好的慨叹。

秋来了，银河在天，成熟满地，等待着秋风秋雨阵阵凉。只要多用触觉去体味这“天凉”的秋意，会送给人缕缕幸福的。

(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文旅局)